

元大都大天源延聖寺考論*

許正弘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前言

原廟是在太廟之外又再設立的宗廟，屬於帝室祭祀制度的一環。這項制度始於西漢，在宋代臻至完備，而首度見載於正史的禮志。由於祭祀對象主要是帝后的影像（神御），又有影堂或神御殿等異稱。兩宋同時的周圍諸國，大多接受採行原廟制度，對之後的蒙元王朝不免有所影響。¹

元代原廟的設置是多方面的，既包擁儒、釋、道、景四大宗教體系，又分隸於五個管理機關，其中以佛教體系最為龐大與重要，設有專責主管官署（太禧宗禋院），明顯有別於前代。²元廷推崇佛教，眾所周知；³藏傳佛教盛行，無庸贅言。世祖（1260–1294 在位）與其後諸帝競相重修或創建佛寺，為己祈福，形成特殊的傳統。這些由皇帝主持修造的佛寺，集中在大都城城西或近郊，屬於皇家寺院，當時普遍名為「官寺」，⁴多是藏傳佛教的梵刹，也是蒙元帝后神御主要供奉的地方。討論有元

* 本文初稿曾於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等主辦「紀念元大都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2009年7月29日至30日）宣讀。文稿初成，承蒙蕭啟慶與洪金富二師惠閱，多所指正，衷心敬謝。三位審查人細心審查，提供高見，促使筆者從不同面向思考問題，補充不足，改正錯誤，在此謹致謝忱。

¹ 關於中國原廟制度研究的概述，參見拙文〈元代原廟制度初探：以太禧宗禋院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頁1–21。

² 參見拙文〈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蒙藏季刊》2010年第3期，頁54–79；〈元太禧宗禋院官署建置考論〉，《清華學報》，刊期待定（2011年10月27日通過刊登）。

³ 元廷對佛教的尊崇，元人記載與後人研究多有評述，無須贅列。至於元室崇佛是否為歷代之最，是否為元代滅亡乃至速亡的主因，仍待論證。僅以西晉至元朝各朝之寺院數目而言，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寺42,318所，尚少於唐會昌五年（845）之44,600餘寺。關於歷代寺院數的統計，參見黃敏枝：〈宋代佛教寺院的體制並兼論政府的管理政策〉，載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頁324–27。

⁴ 皇家佛寺係屬官寺，卻不等同官寺。此處特別強調「由皇帝主持修造的佛寺」，即因蒙元時期，以皇帝或皇室為功德主而出資助建的寺觀不在少數，彼此不可一概而論。

一代的原廟制度，首府大都的研究價值不言而喻。⁵其中，泰定帝（1323–1328在位）在大都修建的大天源延聖寺，先後成為顯宗（1263–1302）與明宗（1329在位）帝后的原廟，是元代中後期一座相當重要的皇家寺院。不過，由於此寺相關文獻既顯零散，記載亦見歧異，學界對其寺址所在，聚訟紛紜，尚無定論；從而衍生出的諸多疑義，仍俟解決。今結合相關史文，重加疏理，敷衍成文，不敢妄言已得確解，願以一得之見，就教於方家。

大天源延聖寺寺址之疑：從王璧文到點校本《元史》

迄今為止，前人對大天源延聖寺寺址所在與相關疑義，導源於史文記載的歧互。為便利說明計，茲將重要史料，概依成書梓行之先後，製成「元大都大天源延聖寺與大天源延壽寺相關史文表」（簡稱「史文表」），逐置文末，作為附錄一，以為評介歷來學者見解與開展相關討論之依憑。

對於大天源延聖寺寺址所在，近人提出質疑者，大概以王璧文（字璞子，以字行，1909–1988）為最早。王氏在編訂元大都考之餘，有鑑於「元人佞佛，琳宇之勝，遍於天下，自奠基大都（今北平）以來，營建之勝，尤斐然可觀」，遂依年月先後輯錄元大都寺觀建置史料，於1937年發表〈元大都寺觀廟宇建置沿革表〉（簡稱〈沿革表〉）。⁶該表整理的材料，對元代大都寺觀沿革的研究，助益頗大，功不可沒。表內於大天源延聖寺「備注」欄處，鉤稽相關典籍凡五種計八條，⁷「位置」欄處則填記「大都太平坊（或云在盧師山）」。⁸值得注意的，王氏引用〈史文表〉第12條，已篡改「延壽寺」為「延聖寺」。改動史文的原因，既未出注說明，亦不詳所用《元史》版本，恐難索考。王氏或是察覺史文有異而予以統一，或是直錄所據《元史》史文，或是另有所本，都有可能。無論如何，從王氏輯錄的史料來看，他顯然認為元代大都只有一座大天源延聖寺，只是該寺所在，列舉的史料卻出現「大都太平坊」與「盧師山」兩種說法。王氏對此不強作解人，兩存其說，謹嚴的治學態度令人敬佩。

《元史》有關大天源延聖寺的記載，可詳「史文表」第10–18條，共計九條。其中，第12條史文原作「大天源延壽寺」，第18條則為「大天元延壽寺」。1971年，日本學者大藪正哉發表〈元の大禧宗禪院について〉，對該機構的組織、運作及其與神

⁵ 設有神御殿的皇家寺觀集中於大都地區，其他地區的影響建置，記載殊少，難以究明，仍俟深考。詳見拙文〈元代原廟制度初探〉，頁6–9。

⁶ 原載《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6卷第4期（1937年），收入《梓業集：王璞子建築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頁31–57。

⁷ 王璞子所引材料，可參本文附錄「史文表」第1、3、11–14、20、22等條，引錄史文略見小異。

⁸ 王璞子：〈元大都寺觀廟宇建置沿革表〉，頁55。

御殿祭祀的關係，有所具論。⁹文中引列《元史》的三條記載（「史文表」第12、14、16條），認為第12條的「大天元延壽寺」可能就是大天源延聖寺。不過，他也指出將兩寺視為一寺，仍然有些疑問難以解決。因為在泰定三年（1326）賜「大天源延壽寺」額（「史文表」第12條）以前，早在泰定元年（1324）十月就已先見「大天源延聖寺」之名（第10條）；而順帝至元六年（1340）四月所見的「大天元延壽寺」（第18條），是否為「大天源延聖寺」的訛寫，也無法肯定。¹⁰大藪氏雖未能參考王璞子〈沿革表〉，但他藉由對《元史》相關史文的比讀，注意到歧異的存在，提出延聖寺與延壽寺不定為一寺的質疑。實事求是的存疑精神，同樣令人敬佩。

1976年，點校本《元史》對「史文表」第12與18兩條所引史料作了文字的改正並出校記。第12條後出校勘記云：「大天源延〔壽〕〔聖〕寺。據下文十月庚辰、癸酉、致和元年三月辛未諸條及本書卷七五〈祭祀志〉改。《類編》已校。」¹¹「下文十月庚辰、癸酉、致和元年三月辛未諸條」云云，分見「史文表」第14–16條，此乃概言之，實際上該卷可見「大天源延聖寺」之名者，在此條的「下文」應以泰定三年八月乙亥條為先（「史文表」第13條）。至於「《類編》已校」之說，係指邵遠平《元史類編》卷八〈天王六·泰定皇帝〉相應文字，業已徑改「延壽寺」為「延聖寺」。¹²第18條後之校記，云：「大天〔元延壽〕〔源延聖〕寺。見卷三〇〈校勘記四〉。」¹³意謂改動的原因，同第12條所出校記。不過，《元史》這條史文，《元史類編》卷十〈天王八·順帝〉所見相應文字，文句雖稍作變易，「大天元延壽寺」之名卻仍相沿未改。¹⁴

《元史》點校本該書目前最好的一個本子，嚴謹細緻，成績斐然，但仍有一些問題，無可諱言。¹⁵尤其校勘整理時，「只校訂史文的訛倒衍脫，不涉及史實的考訂」，¹⁶於是校訂的結果，不免難臻真確，可以想見。這自然是求全責備之論。上文引述的兩條校記，訂正雖有所本，令人遺憾的，我們卻不得不對點校者的校改，抱持保留的態度。

細觀上引的兩條校記，邵遠平（清康熙三年〔1664〕進士）《元史類編》已校為其佐證之一。《元史類編》又名《續弘簡錄》，在清人重修《元史》諸作中，是書成書雖早（康

⁹ 原載《社會文化史學》第7號（1971年），收入大藪正哉：《元代の法制と宗教》（東京：秀英出版，1983年），頁127–42。大藪氏文有助於了解太禧宗禋院的基本面貌，但仍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詳參拙文〈元太禧宗禋院官署建置考論〉。

¹⁰ 大藪正哉：〈元の大禧宗禋院について〉，頁141，注19。

¹¹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三十〈泰定帝紀二〉，頁688。

¹² 《元明史料叢編》影印掃葉山房刊本（臺北縣永和市：文海出版社，1986年），頁369。

¹³ 《元史》，卷四十〈順帝紀三〉，頁865。

¹⁴ 《元史類編》，頁452–53。

¹⁵ 周良霄：〈《元史》校點獻疑〉，載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內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韓儒林先生紀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98–208。

¹⁶ 《元史》，〈出版說明〉，頁5。

熙三十八年〔1699〕進呈），並係根據《元史》改編，但因能利用《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與其他史料，對人物傳記有所補寫，對若干史實加以考訂，故具相當參考價值。¹⁷ 邵氏對史實的訂補，係採於正文下出注的方式。如前所述，《元史類編》相應「史文表」第12條所引《元史》文字，僅係逕改其文，並未說明理由。而前改後不改的矛盾，邵氏是否留心校正，亦不能無疑。

《元史類編》之外，點校本《元史》主要的根據還是本校法。這是一種比對原書前後史文而予疏通的作法。¹⁸ 該法固係校勘整理古籍的利器，卻也難免存有預設立場的弊病，不可不慎。《元史》點校者經由前後文的比對，認定元代大都只有一座「大天源延聖寺」，所謂「大天源延壽寺」與「大天元延壽寺」，俱為該寺的訛寫，均應校改。然而，強求前後一致的結果，非但無助於《元史》史文矛盾的疏通，更且衍生出兩個問題。

首先是「史文表」第10條與第12條的矛盾。據第10條的記載，泰定元年十月設立壽福總管府之時，將「大天源延聖寺總管府」降為提點所以為下屬機關。是此時已見「大天源延聖寺」之名。若據第12條校改後史文，「大天源延聖寺」改名賜額前，原名「盧師寺」，泰定三年二月敕建顯宗神御殿後，方有賜改寺名之舉。改名的一年四個月之前，先行預設相同寺名的管理機關，似不合理，大藪正哉已有所質疑，¹⁹ 具如前述。事實上，第10、12條史文的矛盾，似有疏通的可能，亦即第10條記載繫於泰定元年，泰定疑為天曆之誤植。請參看下文「大天源延聖寺總管府與神御殿」一節。

其次是第11條與第12條的齟齬。據第11條所載，泰定帝在大天源延聖寺為其生父顯宗甘麻刺建造影堂，時為泰定二年（1325）。若據第12條校改後史文，敕建大天源延聖寺的顯宗神御殿，則在泰定三年二月，改盧師寺為大天源延聖寺，也在這個時候。我們或可試著疏通兩條史料的差異：第12條〈本紀〉年月日具見，自較第11條〈志〉文準確，循用本校的方法，以前者校改後者，亦即將第11條的「泰定二年」改為「泰定三年」。這樣的改動似可成立，卻經不起進一步的推敲。即便將第11條的「泰定二年」改為「泰定三年」，對於前述泰定元年十月已見「大天源延聖寺」名的問題，依然無法解釋。此其一。泰定帝即位改元（1324）的二月，已為甘麻刺建造影堂，《元史》但云「作顯宗影堂」，未言興造於何處。²⁰ 若據隔年正月「奉安顯宗像于永福寺，給祭田百頃」，²¹ 元年所建的影堂應在永福寺。是故《元史》的〈本紀〉（第12條）

¹⁷ 陳高華、陳智超等：《中國古代史史料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修訂本），第八章〈元史史料〉（陳高華執筆），頁291-92。黃兆強對邵遠平其人其書有深入的析論，見其《清人元史學探研：清初至清中葉》（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0年），頁31-72。

¹⁸ 陳垣：《校勘學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六〈校例·校法四例〉，頁145-46。

¹⁹ 〈元の大禧宗禪院について〉，頁141，注19。

²⁰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泰定元年二月丁巳朔條，頁643。

²¹ 同上注，泰定二年正月甲辰（二十四日）條，頁653。至於顯宗像的織繪，早在武宗即位未〔下轉頁87〕

記載固然精確，〈志〉文所謂「亦作顯宗影堂」（第11條）有所指涉，同樣無誤。此其二。

大天源延聖寺與大天源延壽寺

校改史文引致新的問題，提醒我們注意：史文是否有所訛誤尚待檢證，直接否定大都另有「大天源延壽寺」或「大天元延壽寺」的可能，似涉武斷。筆者認為元代大都既有「大天源延聖寺」，亦有「大天源延壽寺」：大天源延聖寺在大都城內，俗名黑塔寺；大天源延壽寺在大都城西，原稱盧師寺。兩寺名稱僅有一字之差，極為相似，原因不詳，雖易混淆，卻非一寺，理由如下。

其一，文獻屢見「天源延壽寺」寺名。「史文表」第12條引《元史》與第2條引《析津志》，俱見「天源延壽寺」名。《元史》另有「天元延壽寺」（第18條），應即「天源延壽寺」，因「源」、「元」讀音既近，又同有開始之意，可互通假，非別有一寺。如以「天源延壽寺」為「天源延聖寺」之誤，同一本古籍內的不同卷次重見訛寫，已可注意；不同典籍且非述一事，竟亦同有魚魯之失，不能無疑。

前引三條史文之外，「史文表」第7條引《析津志·原廟·行香》篇與第9條引《申齋集》，兩條見載的「延壽寺」，疑即「天源延壽寺」之簡稱。

先從第7條說起。楊寬曾列述元朝帝后十一座重要的神御殿佛寺，特立「延壽寺」專條，云：「延壽寺，原為遼所建，在琉璃廠東北余家胡同東口，遼聖宗曾安置遼景宗石像，元代用作明宗的原廟。」²²雖未出示所據，但顯係自本條推衍而來。延壽寺為遼金巨剎，遼主曾親臨其地，宋徽宗為金人挾擄北行時亦曾駐蹕。一說今琉璃廠地均為其寺舊基。²³所謂該寺寺內建有明宗影堂，似可商榷。先是缺乏其他文獻證據，不免啟人疑竇。再者，《析津志·原廟·行香》篇所記致祭寺名，雖不一致，但有體例可循，大抵為正名與俗稱並用：正名如大承華普慶寺，俗稱如白塔寺、青塔寺、黑塔寺。正名例用簡稱，如大承華普慶寺略作普慶寺。²⁴據「史文表」第18條所引《元史》史文，可以證明明宗神御殿在「大天元（源）延壽寺」，《析津志·原廟·行

〔上接頁86〕

久（1307），即命「依帳殿內所畫小影織之」。見佚名：《元代畫塑記》，《原刻景印叢書集成三編·學術叢編》影印民國五年（1916）上海倉聖明智大學排印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頁一上。

²²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485。

²³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六一〈城市外城北城〉，頁1002-1003。

²⁴ 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1分（2008年3月），頁1-40。

香》篇所見本條「延壽寺」既非俗稱，應亦遵正名簡稱之例。第18條的「延壽寺」並非「延聖寺」之訛，至此可再添一旁證。

再論第9條。「今天子以天下追養」云云，今天子者，泰定帝也；追養，謂祭祀死者，繼盡孝養之道。泰定帝追養之人疑即生父顯宗甘麻剌，以籍田入寺為祭祀繼養之道，或與該寺為影堂所在寺院有關。泰定帝賜田予顯宗神御殿寺，有例可援，如「史文表」第15、17兩條引《元史》史文，已云：「賜大天源延聖寺……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又見：「以臨江、吉安兩路天源延聖寺千頃所入租稅」。而泰定二年正月永福寺奉安顯宗像，亦給祭田百頃，²⁵均為其證。純以第9條與第15、17兩條史文對讀，「壽」、「聖」的一字之差，同在江西吉安的賜田，似宜據《元史》校正《申齋集》的記載。不過，前既已四見「延壽寺」寺名，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申齋集》的「延壽寺」非另一處「延聖寺」的訛寫，而是又一條「天源延壽寺」存在的證據。《元史續編》成書於明永樂初年，是幸存於今改編《元史》而成的專著之中最早的一部。該書載及泰定帝賞賜吉安、臨江兩路田地之事，均直記受賜寺名為「延壽寺」與「大天源延壽寺」。改動原因，書中未言，或是參酌《申齋集》所記，或另有所本，已難考知，但恐非訛寫，應無疑義。²⁶

總而言之，正史、方志以至文集，三種史籍同記一寺，所載非同一事，異源史料，輾轉傳抄，誤謬踵承，似無可能。

其二，盧師山、盧師寺位於今北京城西，元明清諸多文獻可以為證。盧師寺為盧禪師寺之簡稱，而為真應禪寺之俗名。此寺位於盧師山，元代官修的全國地理總志《大元一統志》（大德七年〔1303〕成書）明載該山在宛平縣內，不在大都城中。書中節錄唐天寶八年（749）〈尸陀林盧禪師寺碑〉文，說明了盧師寺建寺緣由。²⁷元時另一部地理總志《大元混一方輿勝覽》（書中資料止於大德七年底）則直記盧師山在「宛平西三十里」。²⁸此外，在泰定帝賜改寺額之前，元人仍以真應名寺。²⁹天旱不雨時，更有道士以青蛇訛為盧師谷的小青龍，妄稱禱之而雨可立至，³⁰益知盧師傳說的深植

²⁵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泰定二年正月甲辰（二十四日）條，頁653。

²⁶ 胡粹中：《元史續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九〈泰定皇帝〉，頁十五下與頁十九下。

²⁷ 李蘭盼等（撰）、趙萬里（校輯）：《元一統志》（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卷一〈中書省統山東西河北之地〉，「山川」，頁12；「古蹟」，頁35-36。

²⁸ 劉應李（原編）、詹友諒（改編）、郭聲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輿勝覽》（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卷上〈腹裏·直隸省部·大都路·大興府·景致〉，頁24。

²⁹ 范梈：《范德機詩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清康熙三十年（1691）金侃抄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卷八〈上真應寺，觀寺後龍湫，湫在厓上，蓋由寺北下馬，並高數十折得之。又數步許，得巨石，有僧龕其中，云即唐盧叟所隱成道處。……〉，頁601-2。

人心。元代以後的典籍，《永樂大典·順天府》亦載盧師山在宛平城西三十里，因後人敬慕隋末盧師和尚降龍施雨，故以「盧師名其山」；³¹而「史文表」所引其他明清史料(第19-22條)，均在在證明盧師山、盧師寺所在明確，命名有故，不容混淆。相對而言，大都也有盧師寺之說，卻必須建立在《元史》點校本改正無誤的前提下，別無其他史料的佐證，難以輕信。

其三，「天源延壽寺」與「天源延聖寺」的住持體系有別。據「史文表」第2條引《析津志》，明確記載天源延壽寺的住持系出華嚴宗的寶集寺僧人，即便歷任住持已難考知。³²另一方面，天源延聖寺住持，事跡略可考究者有義璇與其弟子熙菴兩位，均為高麗天臺宗法師。義璇最晚於至順三年(1332)七月以前已至大都，時為「大都大天源延聖寺高麗三藏法師」，並至少在後至元二年(1336)成為延聖寺住持。義璇卒後，弟子熙菴繼任(不晚於1355年)，直至明兵攻入大都，元朝滅亡。³³

盧師山、盧師寺位置的明確，點校本《元史》之後三十餘年間，討論元大都神御殿寺的學者也多有留意。不過，由於未多深究「天源延壽寺」與「天源延聖寺」問題，相關論述不免有誤而見矛盾。1999年，日本學者中村淳發表〈元代大都の敕建寺院をめぐって〉，將元代神御殿製成一覽表，表內既將大天源延聖寺視同大都太平坊內的黑塔寺，「工期」欄處注記的卻是「隋代」，明顯係以之為應在大都城西的盧師寺。³⁴2006年，姜東成〈元大都敕建佛寺分佈特點及建築模式初探〉亦製表列載元大都敕建十二座佛寺，表內分立黑塔寺與大天源延聖寺為兩寺，並記黑塔寺於元時在「西成坊」，今址在「西城區福綏境冰潔衚同」；大天源延聖寺則在「大都西郊盧師山」，現為「西山八大處證果寺」。³⁵姜氏其表但云係據《元史》、《析津志輯佚》與《日下舊聞考》等史料記載製成，未多說明，而《析津志》所見黑塔在太平坊的大天源延

³⁰ 《元史》，卷一八五〈呂思誠傳〉，頁4248。

³¹ 繆荃孫(抄)：《順天府志》，《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叢書》影印清光緒丙戌(十二年，1886)抄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卷七〈順天府·寺·真應禪寺〉，頁268。繆荃孫抄本以《順天府志》為題，有誤。繆氏所抄並非永樂年間所修《順天府志》，而是《永樂大典·順天府》的卷七至十四。原書應有二十卷，繆氏抄時僅存殘本八卷。相關考辨詳見姜緯堂：〈辨繆鈔《順天府志》的來歷——影印《永樂大典》失收一例〉，《文史》第32輯(1990年)，頁197-210。

³² 關於元代寶集寺的發展，詳見竺沙雅章：〈燕京·大都の華嚴宗——宝集寺と崇国寺の僧たち〉，原載《大谷大學史學論究》第6號(2000年)，收入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頁218-24。

³³ 關於義璇與熙菴的生平行事，參見拙文〈元·高麗僧義璇生平事跡考〉，《中華佛學研究》第11期(2010年)，頁45-75。

³⁴ 《東洋史研究》第58卷第1號(1999年6月)，頁63-83。該文由寶力格(Bulay)中譯時，刪去了參考文獻目錄。見寶力格(譯)：〈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蒙古學信息》2003年第1期，頁25-35。此處所引表文參見中譯文，頁32。

³⁵ 元代佛教與少林寺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登封：少林寺、中國元史研究會、暨南大學文學院，2006年10月11-13日。

聖寺的明確記載（「史文表」第3條），似被忽略。「西成坊」的「黑塔寺」云云，不知所據為何。2009年，何孝榮〈試論元朝皇帝崇奉藏傳佛教與大都敕建佛寺〉論及大都敕建佛寺，以大天源延聖寺本為唐代的感應寺，「又稱黑塔寺」，惟所引《元史》史文卻仍作「大天源延壽寺」。³⁶何氏引文是否純係筆誤，或是有意改正，姑且不論，將盧師寺原名真應寺改為感應寺，亦可不表，然而《析津志》可見延聖寺在太平坊的明確記載，隻字不提，恐欠周詳。

另外，楊寬對「大天源延聖寺」寺址的新解釋，值得注意。他在《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論及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布局結構變化，特闢一節專論元代的擴大建設原廟，列述元朝帝后十一座重要神御殿佛寺。³⁷其中，編號第七座的「大天源延聖寺」，考述文字之多，居所列諸寺之最，可見楊氏對該寺寺址之存疑。究其所論，重點有三：其一，《元史》可見的「大天源延聖寺」、「大天源延壽寺」與「大天元延壽寺」，均為一寺。這可能是採納中華書局點校者的校改所致。其二，延聖寺又名黑塔寺，原為盧師寺，位於大都城內。其三，《日下舊聞考》卷一百四延聖寺位在西郊三十里外盧師山的說法（「史文表」第22條），並不正確。據〈行香篇〉所載「顯宗皇帝，盧師山」（第8條），盧師山也曾設有顯宗原廟，但「與黑塔寺顯然是兩個不同地點的寺」。³⁸楊氏注意到史文不相一致之處，嘗試調和，見解的獨到，我們尊而重之。所謂盧師山設立的顯宗原廟，與黑塔寺不同，亦十分正確。不過，校改《元史》史文引致的問題之外，天源延壽寺不同於天源延聖寺，筆者意見，具如前述。楊氏之說恐難成立。

大天源延聖寺總管府與神御殿

大天源延聖寺（黑塔寺）與大天源延壽寺（盧師寺）應為兩寺，前揭三點理由，具體確鑿，已足證明。不過，細讀「史文表」列舉的《元史》諸條，仍有兩個問題尚待疏通。

首先是第10條與第16條記載的問題。據第10條，泰定元年十月將「大天源延聖寺總管府」降為提點所，隸屬於新成立的壽福總管府之下。若據第16條，將近四年之後（致和元年〔1328〕三月），大天源延聖寺顯宗神御殿落成，方始設置「總管府」以司理財賦。四年前既已設立總管府，因神御殿建成，再行新置，實是匪夷所思之至。

其次是有關大天源延聖寺神御殿完成的時間。據第13條，大天源延聖寺神御殿告成，時為泰定三年八月。此條雖未言係何人神御殿建成，但在彼時彼地所建影堂，除顯宗外，應可不作第二人想。若然，與第16條所記致和元年三月顯宗延聖寺神御殿的完工，明顯有所矛盾。

³⁶ 《文史》2009年第3輯，頁253、256。

³⁷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頁483-88。

³⁸ 同上注，頁484-85。

第16條是兩個問題的關鍵所在。對此，可能係明初人輯錄的《北平考》一書提出解釋。該書卷四「大天源延聖寺」條下，引列《元史》相關記載之中，亦見第16條史文，惟作「致和元年三月辛未，大天源延聖寺顯宗神御殿成」，其下以雙行小字注云：「此條似重出。」³⁹「顯宗神御殿成」云云固然可能重出，但所謂「置總管府以司財賦」難道也是第10條的衍文？合二重見文字為一條紀文，即便《元史》錯訛百出，但假設如此大膽，若非確有所本，實在不宜輕下。

第一個問題的解決，須從中村淳對第10條史料的解讀說起。中村氏認為泰定帝對元代原廟管理官署的整併，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由於泰定帝與文宗都歷經激烈的爭鬥始能登基，出自軍費籌措與即位後的財政考量，兩者或許都會注意到神御殿寺所擁有的龐大寺產，歷朝御容的祭祀可能也被視為爭取正統的方式。⁴⁰他並推測文宗即位後，刻意忽略泰定帝對神御殿有關的官署改革，以致於《元史·百官志》太禧宗禋院的條文內幾乎未見記載。⁴¹中村氏雖然指出《元史·泰定帝紀》可見泰定帝曾多次改革神御殿的管理機關，試圖落實其說，但他僅援「史文表」第10條所引《元史》為證，又據以推斷大天源延聖寺之外的總管府，可能也是在該壽福總管府轄下統一管理。孤證推論之嫌難免，正確與否有待檢驗。

對於中村氏的見解，筆者有不同的看法。所謂泰定元年十月五日（戊午）設立的壽福總管府，十分可疑。按《元史·百官志三》載太禧宗禋院轄屬壽福總管府沿革，云：「壽福總管府，掌祭供錢糧之事，秩正三品。至大四年〔1311〕，因建大聖壽萬安寺，置萬安規運提點所，秩正五品。延祐二年，陞都總管府，秩正三品。尋陞為壽福院，正二品。天曆元年〔1328〕，改立總管府，仍正三品。」⁴²確實完全不及泰定年間的發展，自然也未見泰定元年曾設壽福總管府一事。不過，泰定元年能否設立壽福總管府，有幾個不合理的因素，值得考慮：無論是天源延聖寺或天源延壽寺的顯宗影堂，泰定元年均未開始建設，大天源延聖寺總管府既在該年改提領所，是其設立更在此前。原廟寺院既未設立，專設總管府先行成立，令人生疑，納之入職掌累朝神御殿祭祀與錢穀事的總管府之下，更難理解。此其一。泰定元年既降大天源延聖寺總管府品秩，四年後（致和元年）卻又恢復總管府以管理寺院財賦，頗為矛盾。此其二。既立壽福總管府統管錢穀事，三年後奉命至江西吉安取獻田地圖籍者（第9條），卻非總管府官員，而是宣政院使。此其三。仁宗於延祐二年（1315）已陞置正二品的壽福院，⁴³泰定帝降之為正三品的壽福總管府，欲以之統合其他原廟管理機

³⁹ 佚名：《北平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四，頁56。

⁴⁰ 筆者對中村淳之說有所補充，見拙文〈元太禧宗禋院官署建置考論〉。

⁴¹ 中村淳（著）、寶力格（譯）：〈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頁28-29。

⁴² 《元史》，卷八七，頁2213。

⁴³ 除見前引《元史·百官志三》史文，另見《元史》，卷二五〈仁宗紀二〉，延祐二年四月辛丑（二十四日）條，頁569。

關，幾無可能，而會福、隆禧、殊祥、崇祥諸院（從二品以至於正二品）尚存，顯亦無法納入品秩較低的壽福總管府轄下。此其四。

讓我們重新審視《元史》的相關文字。前引《元史·百官志三》明確記載「天曆元年，改立總管府，仍正三品」。對應《元史·文宗紀一》天曆元年十月癸巳（五日）條：「立壽福、會福、隆禧、崇祥四總管府，分奉祖宗神御殿，秩正三品，並隸太禧院。」⁴⁴說明壽福總管府的建置，實在文宗整併皇家寺院管理機關於太禧院之時，時為天曆元年十月五日。「史文表」第10條引《元史》，則將該總管府之設立繫於泰定元年十月戊午（五日）。月日的巧合，以及泰定元年設置壽福總管府的諸多疑點，我們不禁懷疑所謂該總管府成立後，以大天源延聖寺總管府降秩改隸云云，應在天曆元年，並非泰定元年。試將泰定元年十月五日條史文，改入天曆元年十月五日條後，前述疑義，渙然冰釋，通暢無礙。至於致誤的原因，或係《元史》編纂者誤植史文，⁴⁵或係另有緣故，已難究明。

第二個問題的產生，若非重見多衍，必有訛誤。頗疑第16條的大天源延聖寺，實應為大天源延壽寺之誤。按泰定帝為生父顯宗甘麻刺建造影堂，都凡三次。第一次是在永福寺的影堂，泰定元年二月起建，大概隔年正月完工，故得奉安顯宗影像。第二次是在天源延聖寺的影堂，泰定二年起建（第11條），告竣日期有泰定三年八月與致和元年三月兩種說法。第三次是在天源延壽寺的影堂，泰定三年二月起建（第12條），何時落成，史無明文。天源延聖寺神御殿完成的兩個時間，其一或即天源延壽寺影堂竣工之年月，以永福寺影堂工期將近一年推之，致和元年三月最為可能；而延聖寺於泰定三年八月告成，十月奉安顯宗御容，並賜鈔錠與田地，亦頗合理。

「顯宗」承華殿辨誤

大天源延壽寺今址所在，向有即現西山八大處之一的證果寺之說，並不正確。已有學者考證該寺位於今北京西山地區，明時改稱清涼寺，寺後廢，與證果寺同時並存，實為兩寺。⁴⁶此外，有學者援元人王惲（1227-1304）詩作為證，認為顯宗在大天源延壽寺（誤為延聖寺）的神御殿名曰承華殿，王氏曾至其地，感而賦詩云云。⁴⁷這可能是沒有深究史實所致的誤解。事涉元顯宗神御殿製名與金元顯宗的判別，似有必要加以澄清分辨。

⁴⁴ 《元史》，卷三二，頁714。

⁴⁵ 《元史》記載的錯簡、誤植，點校本《元史》已多改正並出校記，可以參見。此處誤植，涉及不同皇帝、卷次、年號，甚是特殊，值得深究。

⁴⁶ 關於證果寺與清涼寺為兩刹的問題，可以參看李新樂〈莫將證果稱清涼〉一文。見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2592330100qpo3.html（檢索日期：2012年3月19日）。

⁴⁷ 包世軒：《西山八大處》（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年），頁168-69。

王惲的三首七絕，俱見王氏《秋澗先生大全文集》。⁴⁸為便於討論，抄錄如下。〈題顯宗承華殿墨戲〉云：「大青小青兩龍種，承華墨戲真天人。春思欲見昇平事，立仗歸來不動塵。」〈承華殿墨戲圖〉其一云：「天廡雲屯八尺龍，總輪神駿付青宮。細看絕電流雲筆，天寶諸王恐未工。」其二云：「主人愛馬憐神駿，一骨千金十襲藏。卻恐雷霆還下取，九重天上看龍驤。」此處「顯宗承華殿」云云，謂顯宗乃泰定帝之父甘麻剌，承華殿則為其神御殿名，均誤。理由如下：泰定帝追尊其父廟號顯宗，事在至治三年（1323），⁴⁹而王惲近二十年前（1304）已經逝世。王氏無法預知顯宗廟號之追贈，其理至明。此其一。所謂王惲得至顯宗影堂「承華殿」，亦不合史實。王惲確曾到訪盧師山，並於覺山寺留題，但時在元貞元年（1295）。⁵⁰泰定帝在盧師山起建顯宗影堂，事在泰定三年，時王惲卒逾二十載，遊覽其地，親見影堂，絕無可能。此其二。元代原廟，舊稱影堂，天曆二年（1329）以後始更名神御殿，「殿皆製名以冠之」。⁵¹據此以觀，文宗之前諸影堂曾否命名，頗有疑問。此其三。

承華殿為元顯宗影堂之說，難以成立，甚至此處的顯宗是否即甘麻剌，也有問題。按承華殿為金代太子東宮之殿名，金顯宗完顏允恭（1146–1185）為皇太子時，即曾在承華殿與儒臣講議，舉行經筵，接受百官朝賀，後卒於此。⁵²前引詩句所謂「總輪神駿付青宮」，青宮即東宮，代指太子，說的就是金顯宗。完顏允恭雅擅丹青，《圖繪寶鑑》稱其「畫獐、鹿、人、馬，學李伯時，墨竹自成一家，雖未臻神妙，亦不涉流俗」。⁵³「龍種」與「八尺龍」，既非指真龍，亦非謂盧師收服的大小青龍，而為駿馬的代稱，說的都是完顏允恭所繪之圖。詩句所見「神駿」、「愛馬」與「龍驤」，均為明證。金顯宗善繪駿馬圖，元人劉因（1249–1293）與王逢（1319–1388）均曾題詩記之，⁵⁴可為旁證。

⁴⁸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元至治刊明代修補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卷二五，頁394。

⁴⁹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至治三年十二月戊辰（十一日）條，頁641。

⁵⁰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五〈陪張右相祭奠司徒忠懿公墓元貞元年歲乙未夏四月九日〉，頁209；卷三三〈覺山寺題示〉，頁466–67。

⁵¹ 《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神御殿〉，頁1876。

⁵² 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十九〈世紀補·顯宗〉，頁410、412、415。

⁵³ 近藤秀實、何慶先（編著）：《〈圖繪寶鑑〉校勘與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四〈金·顯宗〉，頁58。

⁵⁴ 劉因：《劉文靖公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成化十五年（1479）蜀藩刻本，卷四〈金太子允恭唐人馬〉，頁40–41；王逢：《梧溪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元至正明洪武間刻景泰七年（1456）陳敏政重修本，卷五〈金世宗太子允恭百駿圖為舒德源題〉，頁534。

重理史文

相關疑義的考辨廓清，已如前述。我們不妨重新串連「史文表」引述資料，結合相關史事，彙製為「元大都大天源延聖寺與大天源延壽寺史事年表」（見附錄二），並勾勒分述大天源延聖寺與大天源延壽寺兩刹的發展如下。

先從大天源延聖寺說起。筆者認為「史文表」所列各條，第1、3-6、10、11、13-15、17條係屬延聖寺，都凡十一條。

泰定二年，泰定帝於大天源延聖寺為顯宗設置影堂（第11條）。該寺位於大都城內太平坊，因寺有黑塔，俗稱黑塔寺（第3條）。寺內神御殿於泰定三年八月完成（第13條），前後不逾二載。十月奉安顯宗御容於此（第14條），後且賜鈔二萬錠與吉安（今江西吉安）、臨江（今江西清江）兩路田地千頃（第15條）。泰定三年三月，顯宗影堂尚在建設之際，照依帝師指授繪成的規制，敕命諸色人匠總管府修造延聖寺的前後殿與四角樓等建築，⁵⁵正殿的光焰佛座與幡杆則仿大承華普慶寺製作（第1條）。⁵⁶如是以觀，該寺顯然為藏傳佛教風格的梵刹。元廷屢命帝師於此興作佛事，⁵⁷每年的四月八日，更有以帝師刺麻堂與白塔（大聖壽萬安寺）、青塔（大永福寺）及黑塔（大天源延聖寺）為首舉辦的浴佛之會。⁵⁸在在證明延聖寺與帝師的關係十分密切，不過，此寺住持則長期選任高麗天臺宗的僧人。⁵⁹

泰定帝卒，顯順二宗子嗣的政爭再起，最後由順宗一系取得勝利。勝利的一方，進行一系列清算的行動，延聖寺作為泰定帝重要的皇家寺院之一，也成為目標。天曆元年，延聖寺顯宗影堂為文宗（1328-1329、1329-1332在位）裁廢（第11條），並將大天源延聖寺總管府降為提點所以隸新成立的壽福總管府（第10條）。位於臨江、吉安兩路寺田租稅，則於至順元年（1330）奪隸於太禧宗禋院（第17條）。直

⁵⁵ 此時帝師應是公哥羅古羅斯監藏班藏卜。關於元朝的帝師，研究已多，恕不贅舉。《元代畫塑記》此處所謂「諸色府」，應即隸屬於工部的「諸色人匠總管府」。該府秩三品，掌百工之技藝，下設從五品的梵像提舉司等機構。見《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工部〉，頁2144-45。

⁵⁶ 大承華普慶寺的幡杆、角樓與所供奉經文、塑像，體現出藏傳佛教寺院的特點，但該寺格局似更接近漢地佛寺。見姜東成〈元大都大承華普慶寺復原研究〉，原載《建築師》2007年第4期，收入王貴祥等：《中國古代建築基址規模研究》（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8年），頁418-23。

⁵⁷ 《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紀二〉，泰定四年十月癸卯（九日）條，頁682；卷三三〈文宗紀二〉，天曆二年五月乙亥（十九日）條，頁734；同卷，天曆二年十一月丙辰（四日）條，頁744。

⁵⁸ 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歲紀〉，頁217。

⁵⁹ 參詳本文「大天源延聖寺與大天源延壽寺」一節對兩寺住持體系不同的論述。

至順帝時，此寺成為明宗帝后的原廟（第4、5、6、11條），⁶⁰再受帝王青睞。元滅寺亦廢。明正統元年（1436）由僧人清天募資建造（一說正統二年〔1437〕），八年（1443）落成，賜額弘慶禪寺，寺於明末尚在，而塔早已無存。清乾隆時，于敏中等人纂修《日下舊聞考》時，已是「無塔亦皆無寺額」，僅存兩通明碑可考其沿革。⁶¹

再敘大天源延壽寺。「史文表」所列各條，第2、7-9、12、16、18-22條係屬延壽寺，亦有十一條。泰定三年二月，泰定帝又在大都城西的盧師寺為顯宗建造神御殿，並改寺名為大天源延壽寺（第12、21條）。隔年命籍江西吉安故沒田地入寺，宣政院使偕江西右丞親取兩路撥賜田地的文籍圖書進陳（第9條）。致和元年三月，延壽寺顯宗神御殿建成。工期約莫兩年。泰定帝特設總管府以管理延壽與延聖兩寺財賦（第16條）。文宗時，延聖寺顯宗影堂雖遭撤廢，延壽寺原廟似乎尚得保留，但已不在國家派員行香之列（第8條）。該寺後亦成為明宗原廟（第7條），至元六年順帝詔於此寺樹立明宗神御殿碑（第18條）。另外，揭傒斯（1274-1344）亦曾奉旨撰寫明宗神御殿碑，揭氏墓誌銘、神道碑與《元史》本傳，均繫其事於至正三年（1343）傒斯致仕請歸之後。⁶²碑文似曾收入揭氏文集，元季著名詩人迺賢（1309-1368）讀《揭文安集》，⁶³特別提及〈明廟神御殿碑〉，賦詩記之，而有「先帝樹碑勲述德，大臣草制聽傳宣」之句。⁶⁴對於碑文未多描述，殊為可惜。該碑恐已亡佚，亦未見傳拓，今存揭氏文集更是隻字未及，無跡可尋。⁶⁵《畿輔金石志》錄此佚碑，碑後按語云：「初立於至元六年，再撰於至正三年，有二通矣？抑下詔於至元而至正始屬之傒斯耶？不可

⁶⁰ 「史文表」第6條引錄〈行香篇〉第28條，載莊獻嗣聖皇后（明宗生母，名壽童）忌日行香在黑塔寺，是該寺不僅為明宗帝后原廟。我疑〈行香篇〉第27、28條所記寺名，或有誤植，說詳拙文〈元代原廟制度初探〉，頁102。

⁶¹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五二〈城市內城西城三〉，頁830。寺內兩通明碑，分由胡濙與張益所撰，均立石於正統十四年（1449）四月，是考察弘慶寺在明代發展的重要史料，惜已佚失。二碑拓本，首都圖書館地方文獻中心俱藏，拓影可見其建置之「北京記憶·燕京金石」網站（<http://www.bjmem.com/bjm/yjjs/>，檢索日期：2012年3月19日），殘泐雖甚，然與《日下舊聞考》節文合讀，尚可略窺其概。《補續高僧傳》為弘慶寺開山住持清天立傳，內有「正統初，得古刹廢址于都城西山之麓」云云，與兩通明碑所載寺在阜成門內白塔之西異，疑誤，俟考。見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卍續藏經》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卷五〈義解篇·清天傳〉，頁101。

⁶² 揭傒斯（撰）、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附錄一·傳紀〉，頁465-82。

⁶³ 迺賢生卒年係據楊鐮的推估，見其《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416-44。

⁶⁴ 迺賢（原作納新）：《金臺集》，《元人十種詩》本（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卷二〈讀《揭文安集》〉，頁341。

⁶⁵ 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與《全元文》第28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俱未見錄。

詳矣。」⁶⁶危素(1303–1372)跋明宗神御殿碑，疑即傒斯所撰者，跋語僅述權臣構亂以致明宗播越之感，對神御殿形制、所在未措一辭。⁶⁷延聖與延壽兩寺均設明宗影堂，是否兩刹前後立碑，今已難考。延壽寺住持系出華嚴宗寶集寺法師(第2條)。元亡寺亦廢。明正統十一年(1446)改建，更名為清涼寺(第19、20條)。明末清初，清涼寺已無佛殿(第20、22條)，顯又荒廢矣。

結語

大天源延聖寺寺址疑義，王璞子既未能解決，四十年後的《元史》點校者亦未加留心，僅據本校法校改後的史文，非但不能釋疑，反生困惑。點校本《元史》之後又三十餘年，討論元大都神御殿寺的學者，對此問題，或弗置一詞，或沿而未察，或自有解讀，均仍有未盡完善之處。本文重新疏理與考辨大天源延聖寺相關史料，結果認為：過往將大天源延聖寺與大天源延壽寺認作一寺，進而校改《元史》延壽寺為延聖寺，並不正確。實際上，延聖寺在大都城內太平坊，俗名黑塔寺，由高麗天臺宗僧人出任住持；延壽寺在大都城西的盧師山，舊稱盧師寺，多委派華嚴宗寶集寺法師主持。至於兩寺名稱何以如此相似，受限資料，已難索解。

大天源延聖寺與大天源延壽寺應為兩寺，既已辨證如前述，最後有三個與兩寺相關的面向，併記於此，以為餘論。

一是關於元時延聖寺與延壽寺的興廢。元代原廟的設置與當時政治的形勢，關係密切，尤其取決於上位者的意向。延聖與延壽兩寺，作為泰定帝生父顯宗甘麻刺的神御殿寺，多少反映蒙元時期「重本生而輕正統」的觀念。⁶⁸當時禮臣對重本生觀念雖有思援古義以爭之者，但確「有非禮官之議所能及」的地方。⁶⁹文宗時，皇位由顯宗一系回歸順宗子孫之手。顯宗在延聖與延壽兩寺的影堂，前者被撤廢，後者雖得保留，但已不列入國家派員行香的名單之中。兩寺的管理機關大天源延聖寺總管府，也被降為提點所隸於新成立的壽福總管府之下。延聖寺在江西吉安、臨江兩地的千頃寺田，更隨之移交太禧宗禋院。兩寺在泰定、天曆年間的起落，見證的是顯順兩宗兄弟的子嗣之爭。順帝時又再選中兩寺為明宗原廟，並思「樹碑勤述德」，追

⁶⁶ 黃彭年等：《畿輔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影印清光緒十年(1884)刊《畿輔通志》卷一三八至一五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卷一三九〈大天源寺明宗神御殿碑〉，頁8239。

⁶⁷ 危素：《危太樸文續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卷九〈恭跋明宗皇帝神御殿碑〉，頁590。

⁶⁸ 錢大昕(撰)、祝竹(點校)：《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嘉定錢大昕全集》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十九〈元二·東嶽廟聖旨碑〉，頁516。

⁶⁹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頁1780。

請揭傒斯回撰神御殿碑。不過，其後既未再為父皇別建新寺，亦不為己建造寺院，看似與元代諸帝建寺以為先祖或身後影堂的傳統有所扞格，卻也可知順帝對原廟寺觀設置的心態。順帝的心態，我們自難考究，但文宗熱衷於原廟建設與建置整合，對於反對文宗之政的順帝，或有影響。⁷⁰ 這個時期兩寺相關史料的缺乏，以致後人分辨的困難，或即導源於此。

二是關於顯宗與明宗帝后在兩寺設置的影堂。元代影堂設置的參考材料，以《元史·祭祀志》「神御殿」條與《析津志·原廟·行香》篇最為重要。《元史》羅列世祖以降諸帝后，可以歸結出一位皇帝及其皇后設置一個影堂的原則；《析津志》卻有若干帝后生卒兩祭在不同的原廟的記載，說明一人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影堂的可能性。一人有兩個或以上神御殿建置，自宋已然。本文指出泰定帝為顯宗先後三度在不同寺院建造神御殿，為《元史》與《析津志》所未載，可為一人有兩個以上影堂的元代原廟制度，添一有力佐證。

三是關於兩寺住持的選任。皇家佛寺的住持均係皇帝親自指定當時著名的高僧大德出任，延聖寺與延壽寺住持的任命，分別以華嚴宗寶集寺與高麗天臺宗僧人為主，兩宗概屬教門門派，顯然也是貫徹忽必烈以來「崇教抑禪」的政策。⁷¹

2009年7月16日初稿

2010年8月17日二稿

2011年4月28日三稿

7月4日四稿

⁷⁰ 參見拙文〈元太禧宗禋院官署建置考論〉。

⁷¹ 陳高華：〈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頁6；拙文〈元·高麗僧義璇生平事跡考〉，頁60。

附錄一：元大都大天源延聖寺與大天源延壽寺相關史文表

條序	史文	史源
1	泰定三年三月二十日〔1326年4月22日〕，宣政院使滿禿傳敕：「諸色府可依帝師指受〔所〕畫大天源延聖寺前後殿、四角樓、畫佛□□制為之，其正殿內光焰佛座及幡杆咸依普慶寺製造，仍令張同知提調，用物需之省部。……」	畫：13a [★]
2	寶集寺……吾寺自棟文二師分主大利，若聖壽萬安、天壽萬寧、崇恩福元、天源延壽，〔泊〕〔泊〕罩懷之龍興，以至海內十六名利，何畜千百。	析：70-71
3	黑塔，在大天源延聖寺，太平坊。	析：117
4	貞裕徽聖皇后，周年，黑塔寺，大小官，〔四月〕二十六日。	洪：4 [★]
5	忽都篤皇〔后〕〔帝〕，忌日，黑塔寺，大小官，〔八月〕初六日。	洪：4
6	莊獻嗣聖皇后，忌日，黑塔寺，正官，十一月十一日。	洪：5
7	明宗皇帝，愍忌，延〔壽〕〔聖〕寺，大小官，同前〔十一月十一日〕。	洪：5
8	顯宗皇帝，盧師〔山〕〔寺〕。	洪：5
9	泰定四年〔1327〕，今天子以天下追養，命宣政院使臣某以江西吉安故沒入田，籍于延壽寺。院使與江西右丞親詣臨、吉，取籍圖以聞。	申1：19a [★]
10	〔泰定元年十月戊午〕立壽福總管府，秩正三品，典累朝神御殿祭祀及錢穀事；降大天源延聖寺總管府為提點所以隸之。	元29：650-51
11	影堂所在：……明宗帝后，大天源延聖寺；……泰定二年，亦作顯宗影堂于大天源延聖寺，天曆元年〔1328〕廢。	元75：1875-76
12	〔泰定三年二月〕丙申，建顯宗神御殿於盧師寺，賜額曰大天源延〔壽〕〔聖〕寺。	元30：668
13	〔泰定三年八月乙亥〕大天源延聖寺神御殿成。	元30：672
14	〔泰定三年十月庚辰〕奉安顯宗御容於大天源延聖寺。	元30：674
15	〔泰定三年十月癸酉〕賜大天源延聖寺鈔二萬錠，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	元30：674
16	〔致和元年〔1328〕三月〕辛未，大天源延聖寺顯宗神御殿成，置總管府以司財賦。	元30：685
17	〔至順元年〔1330〕十一月〕癸巳，以臨江、吉安兩路天源延聖寺田千頃所入租稅，隸太禧宗禋院。	元34：769-70
18	〔至元六年〔1340〕四月〕庚寅，詔大天〔元延壽〕〔源延聖〕寺立明宗神御殿碑。	元40：855
19	清涼寺。在府西三十里，舊名盧師寺，正統十一年〔1446〕改建。	明1：25a [★]
20	石子鑿鑿，故桑乾河道也，曰盧師山。有寺，曰盧師寺。正統十一年，更名清涼，今佛無殿已。	帝6：249
21	盧師山，在京西三十里。	春68：1310 [★]
22	盧師山之盧師寺，據劉侗《帝京景物略》，始自隋仁壽中，元曰大天源延聖寺，明曰清涼寺，今廢，僅存塔一，八稜七級，有石刻天順四年〔1460〕重修寶塔等字。	日104：1716

一、史源欄略語說明

本表引錄元明清諸文獻，係為辨清元大都大天源延聖寺與大天源延壽寺寺址疑義，並非兩寺所有資料。表列史文，概依成書梓行之先後排序，凡九種，計二十二條。史源欄略語：首為史料原典與近人論著略語。次為阿拉伯數字，冒號前數字為卷次，後數字為頁碼。數字後之a和b代表前、後半葉。略語後數字無冒號者為頁碼。有★號者，參照下文「二、注」。茲以表內出現先後為序，說明史著作者、全名、使用版本與原書成印時間：

- 畫 佚名：《元代畫塑記》，《原刻景印叢書集成三編·學術叢編》影印民國五年（1916）上海倉聖明智大學排印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原係《經世大典·工典·畫塑》，至順二年（1331）成書。
- 析 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原書於元末成書。
- 洪 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1分（2008年3月），頁1-40。《析津志》於元末成書。
- 申 劉岳申（1260-?）：《申齋劉先生文集》，《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本（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年）。原書於明洪武初編集。
- 元 宋濂（1310-1381）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原書於明洪武三年（1370）成書。
- 明 李賢（1408-1466）等：《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原書於明天順五年（1461）成書。
- 帝 劉侗（約1594-約1637）、于奕正（1597-1636）：《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年）。原書於明崇禎八年（1635）初刻。
- 春 孫承澤（1592-1676）：《春明夢餘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原書約於清順治十七年（1660）定稿。
- 日 于敏中（1714-1780）等：《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原書於清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二年（1787）刻印。

二、注（注某條史料，即以該條史料之條序為注碼）

- 【1】 茲據文廷式輯《經世大典》（《中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本匯刊》本〔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年〕，頁639）相應文字補「所」字。
- 【4】 《析津志》至明萬曆前後失傳，採錄《析津志》入書的《永樂大典》現已闕殘，今《永樂大典》殘本尚存部份《析津志》文字，其〈原廟〉門的〈行香〉篇（或稱〈行香篇〉）即幸得以保存。不過，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五所錄〈行香篇〉並不完整，《析津志輯佚》輯錄者亦復有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永樂大典》抄本存錄其文，可以補足。洪金富對於《析津志·原廟·行香》篇（共590字，分37條）進行訂誤與考釋，讓這份元朝皇室影堂制度的重要史料便於利用，見其〈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此處引用〈行香篇〉文字，參據洪氏考訂成果，引文中〔〕表示補充史文省略月份或月日，（）〔〕代表（）內文字疑誤而應以〔〕內者為是。

【9】《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申齋集》同（頁185）。

【19】明景泰年間（1450–1456）官修的全國性志書《寰宇通志》，多為其後纂修的《大明一統志》過錄。《寰宇通志》記清涼寺文字，與《大明一統志》僅有「城西」與「府西」一字之異。見陳循等：《寰宇通志》（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卷一〈京師·順天府·寺觀〉，頁十八下。

【21】孫承澤另纂《天府廣記》（約成書於清康熙十年〔1671〕），文字同。見孫承澤：《天府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三五〈巖麓·盧師山〉，頁498。

附錄二：元大都大天源延聖寺與大天源延壽寺史事年表

本表係據「附錄一」引列資料，結合相關史事，彙製而成。

1325年/元泰定帝泰定二年

設置顯宗影堂於大都太平坊大天源延聖寺。

1326年/泰定三年

二月，於大都城西盧師寺，建造顯宗神御殿，並改寺名為大天源延壽寺。

三月，依帝師指授繪成規制，敕修延聖寺前後殿與四角樓等建築。

八月，延聖寺顯宗影堂告竣。

十月，奉安顯宗御容於延聖寺，後賜鈔兩萬錠與吉安、臨江兩路田千頃。

1327年/泰定四年

此年，命籍江西吉安故沒田地入延壽寺，宣政院使偕江西右丞親取兩路撥賜田地的文籍圖書進陳。

1328年/元泰定帝致和元年；文宗天曆元年

三月，延壽寺顯宗影堂落成，泰定帝特設總管府以管理延壽與延聖兩寺財賦。

十月，文宗設立壽福總管府，並降大天源延聖寺總管府為提點所以隸之。

此年，延聖寺顯宗影堂為文宗裁廢。

1330年/元文宗至順元年

十一月，臨江、吉安兩路延聖寺田千頃租稅改隸太禧宗禋院。

1340年/元順帝至元六年

詔於延壽寺樹立明宗神御殿碑。

1436年/明英宗正統元年

延聖寺於元亡後廢，至此僧人清天募資重建。

1443年/明英宗正統八年

清天募資重建寺成，賜額弘慶禪寺。

1446年/明英宗正統十一年

延壽寺於元亡後廢，至此改建，更名清涼寺。

A Re-examination of the Great Tianyuan Yansheng Temple in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Abstract)

Hsu Cheng-hung

The spirit halls of imperial temples in the Yuan dynasty were almost all located in the capital area. The Great Tianyuan Yansheng Temple 大天源延聖寺 was one of them. An important temple of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of the Yuan dynasty, it set up spirit halls for emperors Xianzong 顯宗 and Mingzong 明宗 and their empresses. Records pertinent to the temple are sketchy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onfirm its exact location. This paper consults a wide varie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search findings, and argues that the Great Tianyuan Yansheng Temple and the Great Tianyuan Yanshou Temple 大天源延壽寺 were two different temples, both located in the capital.

關鍵詞：元朝 《元史》 大天源延聖寺 大天源延壽寺 黑塔寺 盧師寺

Keywords: Yuan dynasty, *Yuanshi*, Great Tianyuan Yansheng Temple, Great Tianyuan Yanshou Temple, Black Tower Temple, Lushi Temple